

宋高僧傳卷第七

縣七

宋左衛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蕡寧等奉勑撰

義解篇第二之四

正傳二十三人附見四人

元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一

堪

越州應天寺希圓傳二

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四

東京相國寺歸嶼傳五

後唐洛陽長水令諶傳六

定州開元寺貞辯傳七

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八

杭州龍興寺可周傳九

東京相國寺貞誨傳十

洛京長壽寺可止傳十一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十二

棣州開元寺恒超傳十三

洛京法林院僧照傳十四

洛陽天宮寺從隱傳十五

臺江

杭州龍興寺宗季傳十六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十七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十八

東京天清寺傳章傳十九

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二十

齊州開元寺義楚傳二十一

備進省倫

杭州慈光院晤恩傳二十二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一

元堪

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二十三

釋志遠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喪孤侍
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
通五卷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

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晤解幽旨經營僧事
聯縣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自爾辭師尋
禮復經八年雖博贍兩宗情猶繫滯聞天台
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十乘境
觀起自一家修注三德清涼盛演因命同輩
追遊五峯棲遁林泉履歷前躅曉六凡四聖
卷七
之理了開示悟入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
即遮即照破立同時依正圓融凡聖平等豁
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獨步遠業
精道邈志苦神和卧不解衣食非別請時歲
不稔樵炊屢乖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
瘡疥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慎心口常以四
種三昧鍊磨身心至於緘札題尺頗閑辭翰
蟲篆之美每有縉素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
傍搜僻隱欲爲挫銳伺之瑕玷求其勝負進

雖傲然踞席退乃踧躇敝容來高我山去隨
四悉泊會昌四年春秋七十僧臘四十八
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以二月十七日誠
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
報卧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
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
顯遠玄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
修不定頓漸八教疎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
一多相即一藏文句瑩玉縱金將踐聖階降
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永懷副吾
卷七
之意也于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
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遷靈風慘雲愁山
昏水咽林巒色變徒屬悽傷闇維日諸子奔
馳罔知所詣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
即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冲邃道風素高蓋

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然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稟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祕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

唐越州應天山寺希圓傳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啓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倣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么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

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脩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瑣瑣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瑣瑣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鰻鯀焉水有應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鑠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爲之受歸戒今勿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脩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于法座時衆聞異香裊裊天樂錚錚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

月也還山之日僧衆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
茜袍象笏拜跪愴然懼悅之間杳無踪迹衆
莫能測焉茶毗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
齋往新羅國矣

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
塵之心既諳夙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
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已心循
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
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徧求知識探
蹟玄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
臨壇講律并俱舍共四十餘偏淵靜其性研
繢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
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
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

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
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飄浮
圖于郡城之西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

釋彥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觴之
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
屬家內齋僧磬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
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
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
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爲善
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
三治性之極致也届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
乎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咸少欣多執瓶則
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
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

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

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恒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

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閑性相

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

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白法二論各講百許徧出

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于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蕭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于陽武縣側營

小塔焉

樂七

六

梁東京相國寺歸嶼傳

釋歸嶼姓湄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羣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頃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爲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

二經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于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爲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糅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朱梁後主與嶼升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即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

賚豐厚時屬嘉慶節冒下勅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勅東塔御容院爲長講院時閩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嶼焉法侶榮之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抉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皇帝覽賞歎勅令入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榮贍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演曰余氣力惙然無常將至汝好住脩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即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東郊寺莊東岡焉

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
釋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脩學剋苦之性人不堪其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

釋令諹姓楊氏陝府閿鄉人也幼而履操迥

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

暨

入

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桔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洎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有婦人陳氏布髮掩地請辯蹈之撰上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號辯鈔者是後終於此寺焉

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

釋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鑒義輩流孰不弭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難遷迤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曾侍郎序次僧圓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嘗染指知焉受於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受性且稍急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嘗自執爨餽齋食柴生火滅復吹又燭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

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
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
禮言勞再三暨乾化中於會稽開元寺度戒
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
也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齋
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鐘而
虛受受捨塵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
爲虛受小子識之乃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
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迨
海船齋詰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
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行之
于代

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

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
寺循良厥性切問于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

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
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遇雲表法
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
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
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恒
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
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衛往往人覩焉嘗有
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
從大神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
而鄭重賚周中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
精志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
初周乾寧四年庚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
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
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
繼不絕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誨傳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騁至於非朋弱友弃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售亦有時焉及梁氏都于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于議論之外誠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卷七

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爲師子吼不作野犴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爲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磬捨衣資爲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幡幢威儀縉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十五爲息慈辭師往真定習學經論時大華

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偏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弗懈於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恒陽緇素無不欽羨焉迨十九歲抵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燭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於寺敷演二十三徃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青龍

疏三載文徹忽有巨蟒見于房矯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青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軫念希值一檀越居數日燕師冢子曰制勝司徒召申供養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乎年載百穀踴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佛

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荼毗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樊七
十三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并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爲詠題止即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闐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竇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墳箋韻諧止頃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逍遙園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年代寢深

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乞重脩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休禪伯聚徒談玄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時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

釋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于藝而貢丘園母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姪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今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宣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如執瑠璃之器其舒徐

姿制若老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弁部永和三學也俾夜作晝窺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

又傳輸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偏仍求輔亮

禁七博覽羣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尋稟綸言住

城內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

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岷名

持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宣住

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內僧正經年而變法

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

月五日無疾而終于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

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城茶毗禮

多投香水或執旛花黑白之衆盈郊輶霽之

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瓶待感梁栗之形同見熏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緣或多或少別得遺骨具表奏聞漢主勅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謚號曰達識焉

漢棣州開元寺恒超傳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羣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

禁七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

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徃五臺山受

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

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

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并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爲霖雨焉其爲碩德題目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編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繙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轄之所^{十六}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譽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今童子辭以講貫罕曾

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魯之間進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獸樹遮山色憐窓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閑人早捨父母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

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於本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荼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曰德正乃刊勑文于石塔焉

漢洛京法林院僧照傳

釋僧照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憫忠寺聰晤絕儔神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千百言目所覽者過於宿習吐論知見有老成之風遂度爲沙彌受具已來歷于再閨暗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勝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傍加聽尋經論十數年間深文伏

縣七

十七

義藍出青矣天祐中遊方南下爰屆中山元我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隴西公連表薦賜紫方袍加至真大師次則扶風馬公請爲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命開法華經講止法林院況乎都闕浩穰象龍輶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伏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于講院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傾易定曾爲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粵四月三日遷神于城南行荼毗法收舍利紅潤可數百粒濟陽丁公爲保釐之蓬職爲樹塔于廣化之寺南崗照平昔講凡七十餘座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所欽重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

江夢

釋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少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於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

纔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

誼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

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誼付講座日爲

衆三登法席夏中長晷覽藏經一帙精進苦

節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

五十三僧臘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合

真體圓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次有長

水縣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

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恒誦仁王般若

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爲

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

心時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

餘年講罷行道禮佛日唯一食慈忍於物罕逢愠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爲其建塔矣

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

釋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瑰偉心志

剛直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婢尼抱就

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

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徃衢州

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

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

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閻丘方遠先生江

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

語訶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第

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於本房初

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

論一衆驚然季眇二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猷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唯屢空衍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

釋智佺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鴈言音如扣鐘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恒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朞月頓見諸法體用喜不自

任時暉之門生魚勇然幹者數十員皆出佺之下徇睢陽人請講未久又今東京遇信士捨宅爲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臺咸樂請其敷演自鳩聚檀嚮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佺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徧登法座多不臨丈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嘗聞戶外聞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歎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剋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舉一所歛送閹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舉高三丈餘縱燎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拾

舍利建塔緘焉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

釋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
精舍師授經法如溫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

俱無表于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

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通明義門無壅尋投

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并法華經後受吳

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召於

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真身塔寺宣導于

時有台教師玄燭者彼宗號爲第十祖端依

附之果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

十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忠獻王錢氏

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法焉後誓約不出

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僅二

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闌坐唯

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于本房

容貌猶生三日焚之于城西得舍利於煨燼
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
記讚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止八十餘人端
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唯以
佛法爲已務可謂傳翼之象王矣祕書監錢
昱嘗典秀郡躬覩端之標格爲著行錄焉

宋東京天清寺傳章傳

釋傳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厥父諱即

邑甸之上農也塵務之外正見不回恒讀佛

經懸解詮旨母邢氏嘗夢入法宇手探道器

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

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祕公爲師一

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髮去

周羅隨祕公遊五臺禮文殊應跡之地其年

受具爲息慈日便於浚郊清朗法師座下聽

焉

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

釋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

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
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

通法華經義理幽曠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

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
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

爲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強人望之而心服
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

卷七

三十二

街僧事寬猛相參無敢違拒以僞漢已歲
茶毗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
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厥
父恒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舌不壞子父同

驗實爲罕有相國寺清慧大師彝炳爲塔銘

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

脩進
者倫

釋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歷下臨壇大德脩進因爲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李父省倫居香嚴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支經向十萬徧立禮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宰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徧楚執柯伐木熏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極遂傳講圓暉疏十許徧後該覽大藏三徧乃慨儒家爲佛教之文而多謬解解既謬歟事多悞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今供筆之時必無告之矣。十年中孜孜周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

雜七

三

勅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于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袁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錄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覩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幹古筆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于編首今行于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刪碎教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人謂其徵感焉

宋杭州慈光院晤恩傳

釋晤恩字修已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

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
山律晉天福初從雋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
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
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
光院志因師講貫滿年通達法華光明經上
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
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觀白光自井
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
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
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
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
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
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
院僧有興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
鼙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

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筭恩
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
脇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
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
有晚飲暑蘋湯者即時擯出齋堂每一布薩
則潛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諱
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
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
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
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
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透過其門乎先是天
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
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
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

也又懶昔人科節與荆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鉢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泝流而上者何潛沫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卷七

宋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

二十五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白不喜葷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啓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經朞月而徹寺之耆老稱歎希有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偏照也先是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甚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欵告詔

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爲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紫方袍辭讓不却受而不稱及興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緇伍經業寂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刹柱陷沒于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樓圮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沓今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墮腹中獲發願辭即唐

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爲男子童真出家常布褐傳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縉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其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誠

碑七

三十六

門人不許哭泣祭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子也即窓于方丈樹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者數百人寂平素講法華經并玄義共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鉢等論法界還源等觀禪源詮永嘉集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之霑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搃金玉應召羽

商和彼九旬說妙相去幾何又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桓桂闌隔求入無由俄覩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馬低透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分因而驚寤自是之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開則羣靈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天子障民多佛戾俗尚畋獵受寂之訓也咸食堪革碑七音說法之功所謂善達由是堂室間可見者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乎台之民庶曾受戒法迎真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皆縞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元龜爲詩悲悼焉

論曰玄默垂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告圖書之法作程禹受斯符乃爲經緯本六十餘字訓第表明號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道敘帝王之法粲然可觀祖述之家翕爾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龜馬之文乍辯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訓相資籤箋互出因分異轍各競顥門施巧智之莫京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眼見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爲主原夫能詮之教喻圖書也所詮之理渝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存令表顯之名言從體義之相_{去聲}雜唯識僉推於護法成即司南婆沙奄有於餘師說同行字良以各迷已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恢張玄又玄之談崛_二起大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

質易尋名色交加喜生迷競又以言存一意義止一途隨情取舍之時未爲允當隨轉理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弛張意闢詳略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而那知在人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理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用斯道理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問曰彼去者誰邪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云甲也迴面視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識遂有多名識者一呼應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存令表顯之名言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故曰精義無二也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令生正解斷其迷執執情斷故所執便遣既能生解則斷障二重斷染依他清淨依他圓成故得二勝果焉不然者認相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

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可勝道也瑜伽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喻經心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大雄之意豈易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三祇之揚歷多言或中法從諸聖之同宣豈得以夏蟲共論其凌澌井魚互談其激解此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無礙居遊戲之中入辯音演自他之利祇如天親大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帶涓滴而起爲兩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緯於春秋鑿度爲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教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爲摩訶般特伽也西域蒲塞

治家子以爲表此方俊才鬻乳人而加水成表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尋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闕貞之義其有解法名目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邪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舍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鉤鍵先賢之所不決今括之所共疑但謂闕如所知成障及乎奘師西復梵本東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足殺三摩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有大乘基爲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之義天則明星有爛謂之理窟則善閉無關堂堂合周髀之儀軌軌應崑崙之軸有經皆講無疏不成

權奇百本之名控壓四人之聖復次光也寶
也測乎沼乎章句之學頗長釋籤之理何富
世茂珠林邁編圖紀環附量度于鯨海尚綴
文榮于玉華究三論極乎瑗康窮方等歸乎
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入之連環且

無難色通絕行之斷闊故立易功法藏從性
海而遊智昇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
神實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氤琳甫
貴秀詵真俱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禪宗
密美乎湛然悟達全才徹公今範可以副人
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翹互
有長短矧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由論顯
論待疏通疏總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闡羅縠
者見猶未盡大徧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
易疎詒脉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

之分明載驅載馳妄他求之曠曠如攝異門
分差別之相難知故智論中吾滅度後所有
撰集者皆爲論藏攝也俱作導師指迷人之
歸路悉銜明燭照暗室之績工動戒足以行
之入定門而安矣蓋纏克斷智慧成功咸從
生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聞
且思思至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
執名滯義問欲何爲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則深
於其道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七

